

水母

盛可以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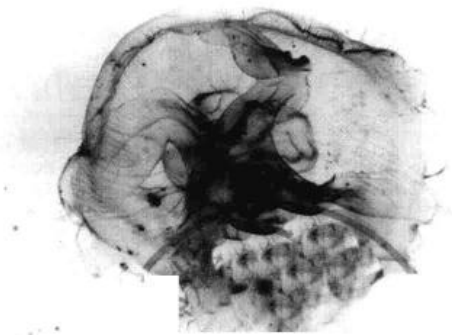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水母

SHUI MU

盛可以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母/盛可以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 10

ISBN 978-7-5396-4290-1

I. ①水… II. ①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9344 号

出 版 人: 朱 寒 冬

策 划: 朱 寒 冬

责任编辑: 朱寒冬 刘冬梅

装帧设计: 李 佳 闻 一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3533889

印 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5859128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8.75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盛可以，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于湖南益阳。2002年开始小说创作，著有长篇小说《北妹》《水乳》《道德颂》《时间少女》以及中短篇小说《可以书》《取暖运动》《缺乏经验的世界》等。作品被译为英、德、韩、日、荷兰等多种文字出版发行。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中国女性文学奖、未来文学大家TOP20强等多种奖项。现居北京。

水母 SHUI MU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凌晨三点钟，朱妙找与她酒后乱性的酒吧小老板要刀。小老板光腚，不假思索地问她是否要枪。朱妙欢喜，信以为真。小老板嗓子里抖出一群暧昧的鸽子，稀里哗啦一阵扑腾，朱妙才知他说的是裤裆里的那杆枪，急了，说，别开玩笑，最近有点麻烦，怕得很。小老板灭了邪念，挤出关怀，问发生什么事了。朱妙道，事关他人隐私，不便说，总之有生命危险。小老板粗声道，你发话，兄弟我倒提“老二”来帮你。朱妙翻了一个身，乳房压在身子底下，胸部呼吸不畅，嗓音迂回，说，谁也帮不了我，你的那把藏刀，或许有用，不知舍不舍得？小老板笑道，兄弟我“老二”都可以舍弃，何况身外之物。

朱妙醉酒时，在小老板的车里看见那把刀，很是喜欢，当时索要，小老板没舍得。据小老板密示，藏刀乃庙里高僧

所赐，意义不同寻常。那是一柄漂亮的藏刀。亚麻胶木质地的刀鞘哑黄，刻有“佩孜”画派的宗教绘画、佛像、护法神等。刀在鞘时，外形就如一根尺来长的普通棍子，若两手各执一端，往外分抽，棍子才变为两把利刃，寒光凛凛，就如一个面色温和的人，突然一笑，露出满口獠牙，让人心里一紧。

朱妙含苞待放N年，仍有年轻痴醉的蜜蜂，嗡嗡飞舞，你贴他黏，门庭若市。三十岁原本是色相将衰之时，理当有所忧虑，但朱妙打定主意，享受这些，正如开胃饕餮鱼肉的人，除了仔细剔除骨头以外，顾不上操别的心了。

朱妙一向认为，爱情那东西，如来一次月经，无非是前夜的腹痛与辗转反侧，途中的鲜红血迹，浑身酥软无力，接下来藕断丝连一阵，来回反复，到最后彻底干净。爱情如生理周期，自然规律不可逆转，通畅有益健康，阻挠人则生病。因此，她开始积极地配合年轻的男孩，把爱情编得光彩夺目，搞出些眼泪与誓言，令时光倒流。

从前口味偏执，一心只爱中年男人，眼里只看见中年男人的成熟、稳重、从容不迫，看不见他们的龌龊、猥琐、天衣无缝的自圆其说，时常陷入当局者迷的状态。总设身处地为他们的处境着想，对他们的谅解与宽容，远远超出自身年龄所能达到的限度。女人的身体并不复杂，他们早就失去了阅读的兴趣，无论乳房，还是大腿，都是固有的，她们的脑袋，脑袋里的东西，也没有特别之处。在衣物剥除后的那一



刻，新鲜感变成他们嘴里突发的蒜味浓郁的囁。

朱妙对异性的兴趣转变为青春活力型。发现这一转变，她开始撒谎。劣迹斑斑的年纪，需要撒谎，意识到这一点，难免沮丧。当然，考虑到年轻男孩稚嫩心灵的承受能力，以及某些可能性，她必须撒谎。比如她对他们说，只谈过一两个男朋友，从来没有真正恋爱，没有堕过胎，或者只堕过一次，一年多没过性生活了，诸如此类。甚至会说“你是我的初恋”。

一个女人，不应该被历史剥夺任何一丁点的权利，不应该让历史来损害现在的利益。一个人的经历不是错误，成长更不应是累赘。彼此快乐的机会，不能被坦诚剥夺。朱妙找到撒谎的理由，理直气壮，并且尝到撒谎的收益与乐趣。幸福与快乐，多半是谎言的赐予。朱妙明白了这个道理。

现在，朱妙内心里有点蠢蠢欲动。她看别人恋爱结婚，怀孕生子，一路下来，流畅得如山间的小溪，能听得见那潺潺的欢快，溪水在深山的溪涧里流淌，幸福在别人的生活里奔跑，似乎都属于大自然合情合理的事物。唯独她不成。朱妙正如那个被惩罚推着石头上山的人，总在快到山顶时，石头又滚下山脚，一切只得从头再来。只不过，每一次，朱妙都会选择一块新的石头。推到三十岁，朱妙停下来，张望远近的风景，像自己这样劳作的人，已是少数。朱妙思考努


力把石头推上山头的可能性与后果。但是上帝在继续惩罚她。并非朱妙缺乏意志，确切地讲，是缺乏热情。朱妙实在不知道把石头推上山的目的，不是一块让人热血沸腾的石头，她找不到理由坚持不懈。

朱妙谑称自己拥有“滚石人生”，并产生了一套自己的“滚石理论”。

在某个夜晚，朱妙明白那些情感已经浑浊，人生已不清白的中年男人，不会向她求婚，他们要么是曾经沧海，要么是扯不断理还乱，朱妙这块饭后冰激凌，只是融化在他们的嘴里。为避免浪费感情与精力，朱妙给接近她的男人定了一个标准——他必须得是符合谈婚论嫁的干净人。

最好的两个朋友已结婚多时，交流的机会与共同的语言，一并被她们的婚姻埋藏。曾经有一段，朱妙渴望她们离婚，一旦她们有点风吹草动，朱妙就盼望风再大一点，掀开她们婚姻的茅屋。

古雪这个女人，说来话长。她的父亲为了让她完成自己的理想，一定要她当名留千古的建筑设计师。古雪素无主见，凡事模棱两可，更谈不上有什么理想和志愿，因而顺从父亲的意思考了建筑学院。造物弄人，上帝把她捏造得完美无缺，给了她魔鬼身材及天使脸蛋，一米六五，纤秀挺拔，读大学时，被某电影导演看中，欲引她向演艺圈发展，可惜古雪天生缺乏表演才能，天生丽质也枉然，错失了大好机



会。大三将完时，古雪忽然离开学校，当了一名空姐，她的这个轰动举措，一直是个谜。后来问及，她也只是说当时很“好奇”，她的父亲差点没将她乱棍打死。

龙悦一向追求浪漫生活，婚姻最终阻碍了她实现这一理想，可喜的是，外遇点燃了生命的诗意。她在一次旅游中，邂逅比丈夫张超高几十公分、重五十市斤的男人，引为知己，当晚被巨人身体重压之后，龙悦便不复有思蜀的意思。巨人虽有妻女，却常年在外，夫妻有名无分，且言称与妻子毫无感情，一切都是看在幼女分上。

朱妙盼着她们早点离婚。有时候，觉得婚姻是只避孕套，它使原本交融的肉体产生隔阂，心灵产生分歧，使好端端两个和睦、相爱、友善的人，走向水火不容。它把人搞得精疲力竭，最终却不一定有个美好的高潮。她相信有许多“避孕套综合征”存在，或者是萎靡，或者是逆反，或者是抗拒。

不管怎样，人生在世，找个情投意合的男人容易，找只温暖体贴的生殖器难。

七月，城里冒火，身体流汗，人与气温水乳交融，空气如高潮来临前般让人窒息。与往年一样热，听不到新鲜的抱怨，新鲜的汗，流过陈旧的面孔。车轮滚滚，骄阳惨白，黏稠的目光，沥青街面冒起腾腾热气。听不见人说话，满街的噪

音、污浊。高楼干净，玻璃墙湛蓝，阳光钉上去，看得人眼冒金星。霸气的奔驰、宝马，阔气的奥迪、沃尔沃，洋气的雅阁、帕萨特，憋气的富康、夏利、小面包，泄气的大巴、中巴，见缝插针挤啊挤，车越多，红绿灯变换时间显得越长。车屁股排泄废气，人已经毫无脾气。文明城市的人，把唾液吐在手心的纸巾里，攥成一团，塞进垃圾箱。街上洁净如自家客厅，使街头的民工显得肮脏、齜齜，如浮动的污迹。

穿过马路的时候，朱妙眼前唻溜某种颜色一闪，心里一颤，分泌出一股浸凉的东西，如水珠一滴滑过浮华的玻璃城市。敲响方东树的办公室，朱妙立即意识到，她敲门的声音，和先前分泌出来的东西一致，确切命名，应是“苍凉”之类的感觉。那一瞬间，她的心重了，她原本厌倦和陌生人打交道，尤其是陌生男人——他们太苍白了，他们的苍白，让她的生命苍凉。

市国土局局长的官帽儿，不轻不重。与官打交道，朱妙没有经验。来前不断告诉自己，方东树官大官小，始终是个男人，在心里将他的眼镜摘了，官帽脱了，外衣剥了，还可以挑剔他体型是否健壮。面对男人紧张，已远至“邻家有女初长成”的时期，早成了历史，然而朱妙现在心里还是有些撞鹿，又似“初长成”。她正想找个墙角先酝酿酝酿，门却开了。门开之快，令朱妙措手不及。方东树如从水底浮上来，上半身填满了朱妙的眼球，笑容不咸不淡，似秋天的薄毛

毯，盖在身上恰到好处。

之前，朱妙并不知道方东树的年纪、身高、体重、肥胖、喜好，只一眼，便愣了。从前一说到政府官员，就离不了体形笨拙、腋夹黑包的光溜印象，且绝大多数一脸政府工作制度，两眼浑水，满脑子糨糊，业务熟悉，手脚麻利，发起言来里外方圆。想不到方东树截然不同，他朴实如教师，普通如邻家大哥，那温和的微笑如毛毯般盖过来，朱妙就踏实了。根本无需“将他的眼镜摘了，官帽儿脱了，外衣剥了”，她心里就停止了撞鹿。接下来朱妙心情豁然开朗，好比轻而易举拿下对方一个棋子，变得势均力敌，甚至还略有胜出；若再加上自己妙龄体丰，足以藐视中年方东树这个对手。不过，方东树请坐、倒茶、问话，如行棋，从容，稳步不乱，毫无一决胜负之嫌。相反，电话里那种拿腔捏调的东西没了，诚恳得让朱妙心中羞愧。

谈话间，她有充足的时间观察方东树。但见他单眼皮，高鼻梁，头发微卷，脸清瘦，散布几粒微痣，深蓝色 T 恤，是“鳄鱼”牌子，看起来质地不错。他说话时的表情或笑容，散开、聚拢和恢复，都很缓慢。她揣测他是个被故事重压的中年男人，虽近在眼前，却又无边无际，一时半会儿看不透彻，或者是他手指间里缭绕的烟干扰了她的判断。

市国土局局长手中有地，权势不小，方东树是个财神，只要他画圈、签字、点头，钱就来了。朱妙打算找他谈一个

工程项目。一位对朱妙心怀爱慕却久攻不下的男人无意间透露他与国土局局长的哥们儿关系，朱妙立即逮住了这个机会，与方东树接上了头。

方东树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说话的腔调，既熟悉，又陌生。朱妙觉得他像一个人，一时想不起来，似乎是很久以前的朋友。他温和如一个允许女儿撒娇任性的父亲，每一道皱纹里都藏着宽容，她心里动了一下，飘溢出亲近温暖的东西。然而，四周的环境以及不断响起的电话铃声，把这种温暖敲打、驱逐。她清醒地意识到，和方东树只是初次见面，紧要的是摸清楚他的心理状态。不过，朱妙明察秋毫，方东树隐藏了他作为一个男人应有的好感，怀有戒备，话题如驴拉磨，在一个划定的圈内，十分规矩与公式化。

眼见客套话用尽，好比吃光了碟中的菜，又不想放下筷子，下一道菜还在烹饪当中，如何避免这翘首等待的空白尴尬，似乎在朱妙这儿不成问题。朱妙套磁儿的水平低，给领导擦鞋、奉承巴结之类无个性的事儿也做不出来，关键得找一个方东树有兴趣，而她又能凑合的话题。她迅速扫了一眼方东树的书柜，庆幸视力良好，且超常发挥，发现了不少文学作品，并借以打开了话题。新上桌的菜香，在旧的氛围中弥漫，谁都会忘记先前吃了什么，而被眼前的口味迷住。方东树埋藏多年的文学梦被搅醒了，多少年前的文学，好比尘封的旧情人，忽然出现，金光闪闪，难免感慨万千。他兴

致勃勃地谈起了他的那段文学时光和那个时期辉煌的诗人作家们，显露出当年的神往之色。

不断有人敲门打扰，要签文件，或者问询某些安排，电话也间歇性抽搐。

“不好意思。”方东树不断道歉，然后立马续上中断的话题。

朱妙附之并不谄媚的微笑，犹如音乐会的背景舞台，极力营造和谐场景。她已经发现宝藏，握紧了手中的锄头，打算沿着文学的路深挖进去。

“您现在还看文学作品吗？”朱妙适当地插上一句，以便方东树更好地发挥。她面朝窗户，外面阳光正浓，从方东树忽而一闪的表情里，她知道自己的眼睛亮得异常。

“身体都不是自己的了，每天忙工作。前段时间同事给本小说，有点意思。这年头，小说变得也真快啊。”方东树摇摇头，连续拉了四个抽屉才找到那本书，看看封面，再看看署名，愣了。

那正是朱妙无性时期创作的小说。方东树觉得有意思，想必他是喜欢的。对于项目，朱妙的信心长了几分。不过，结果并非朱妙料想的那样顺利。方东树听完项目的情况，样子比他求人还窘，几乎是羞涩地看了朱妙一眼，迅速低下头，说：“这事并非我一个人说了算，得开会研究，但请你吃饭，我还是做得了主的。”

这个城市的人喜欢在饭桌上解决问题，并且饭桌上，往往更易于解决问题。好比床之外的地方更富刺激性，高潮来得更快。

“天天渔港”前的车，光泽耀眼。穿红制服、戴红贝雷帽、裹白手套的小伙子手脚僵直地比画，将方东树的新款奥迪徐徐引入停车线内，再弓腰打开车门。太阳下方东树眯眼微笑，与朱妙一前一后到了酒楼大堂，又想起什么来，对朱妙说“你等我一下”，高一脚低一脚走到车边，打开车尾厢，呆了片刻，打通朱妙的手机，问：“想喝什么酒？”朱妙说：“随你吧。”她正看水池里的鲨鱼，六七条，铅色，嘴阔，森森獠牙，两眼愚顽，不动也露凶残。朱妙眼望鲨鱼，心有所想：“方东树应该离了婚，不像是有人嘘寒问暖。女朋友嘛，应该有，估计不太固定。”

朱妙胡乱思想，转过身，见方东树迈着官员的步子走过来，手里拿着一瓶红酒，眉间暗藏喜悦，小眼十分温情。她不由得也是欢喜，眼睛发亮，心里幻化一股类似于夫贵妻荣的美妙，如晒谷坪里蹦跳着数十只觅食的麻雀，空旷的场地里蕴藏勃勃生机。

鱼翅燕窝上席，大碟小碟满台，把服务员退了，开始不轻不重地说话，不急不缓地喝酒。

“来，为我庆祝。”方东树眉间绽开喜悦一朵。

朱妙一听，知会错意，差点落个自作多情的笑柄，心里尴尬，端起酒杯，一时忘了问他庆祝什么。眼见方东树喝干了，



倒满了，竟有些朝气蓬勃，身上的吸引力如红酒的味道，弥漫开来。酒桌上精致的餐具都散发着权势的魅力，碗里的每一根鱼翅都和蔼可亲。

“什么喜事？”朱妙把自己梳理好了。

“有机会再告诉你。”方东树神秘地一笑，有肥水不流外人田之意。

被招至篱笆墙外，不能应邀进屋，朱妙颇觉遗憾。但因方东树这男人有赏心悦目之处，不惹人心烦，心里面还是有几分舒服。

没多久，一瓶红酒过半。朱妙将三十年的成长、城市的变化、新近发生的新闻都聊了一通。

其间，方东树讲了一个故事。

“有个男人结婚后被派到外地工作，一待七年，在外地与一个女人同居了五年。他回来与老婆提出离婚，带着三岁女儿的老婆死活不同意，那个同居的女人也是不肯撒手，居然雇了杀手来解决这个问题。”

“都不肯放手，因为爱？”

“爱和恨，谁知道，这两种含混的、能相互飞快转化的情绪。”微笑从方东树脸上冒出来，羞涩混在微笑里，如随波逐流的人群。

朱妙怀疑是方东树自己的故事，偷眼研究他，他的羞涩消失了，涂了一层冷峻，便问结果，方东树说自己也不清楚。

与方东树饭毕，朱妙仔细分析了一下局面：若是以文学为突破口，顺着这根文学之藤摸下去，三个月之内有把握将方东树搞掂——也就是把他愿意倾力为她做事的感情基础打牢，结下赤诚的友谊，这种方法，只需要献心，不需要献身。但过程太慢，效率太低，并且男女之间的友情，一不小心就会偏轨，与其进行到一半偏轨，不如一开始就驶入正道——上床。找睡过的男人办事，失败的概率很小。睡过他，等于抓了他的把柄；被他睡过，他多少还有些残留的感情。再说，政府官员最怕绯闻毁前程，万一被睡过的女人一下把奸情公开，形势必然大跳水，翻身太难。

朱妙想，或者先把方东树睡了再说。